

白哈巴村已静静地等候在阿尔泰山谷里,迎接我们的是金黄的杨树叶,火红的桦树林,淡黄的落叶松,白雪覆盖的山峰,山峰下褐红的草甸,以及一个久远的童话。

秋染白哈巴

——车轮上的行囊之四

□黄俊生



心在路上

来新疆之前,我对图瓦族的概念非常陌生,甚至听都没听说过,直到住进白哈巴村,才对图瓦一族有所认识。

我国56个民族中并没有“图瓦族”一说,准确说法应是“图瓦人”。图瓦人属于蒙古族分支,数百年来一直过着封闭的游牧生活,与外界息交,因而,他们身上笼罩着神秘色彩。我国境内的图瓦人,集中居住在喀纳斯湖一带的白哈巴村、禾木村和喀纳斯村里。

我们整理好帐篷行李,从额尔齐斯大峡谷出来时,太阳已经爬到一丈高,急忙上车,朝着正西方向疾驰,到哈巴河县的白哈巴村还有四五百公里路要赶。

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北缘与额尔齐斯河流之间穿行,荒漠牧场与塞外江南的风光交替出现。左边景色壮阔雄奇,广漠无垠之上涂抹深秋色彩,再下去一个月,初冬的第一场雪就会把阿勒泰的草原盖上厚厚的被子,感知到严寒即将来临的牛羊匆忙地啃食枯草,失去夏日里悠闲从容的姿态;另一侧是连绵不绝蜿蜒曲折的额尔齐斯河,河岸时宽时窄,河流像飘动的绿丝带,两岸的芦苇和红柳尤其是囊括世界四大杨树派系的白杨、胡杨、青杨、黑杨,呈现红、黄、青交织的瑰丽色彩,排成彩色长廊,景色极其壮美。

白哈巴村处于中国版图雄鸡的尾巴上,紧贴中哈边境线,是中国最美的八个乡村之一。去白哈巴村,自备车辆不予通行,需在喀纳斯湖游客中心乘班车。班车在平缓的阿尔泰山麓山坡上行驶,目力所及,层林染金,景色怡人,不一会就到了“西北第一峡”中哈大峡谷,边界铁丝网在过膝的草从里隐现,对面就是哈萨克斯坦,白哈巴河

流淌在宽阔深邃的峡谷中,河两岸和湖心岛上的白桦林黄得耀眼,河水清澈而又喧闹。再往前,就看到“西北第一哨”,司机停车让我们远望边防哨所,把哨楼上以蓝天为背景的五星红旗收藏进镜头里。绕过哨所,“西北第一村”白哈巴村已静静地等候在阿尔泰山谷里,迎接我们的是金黄的杨树叶,火红的桦树林,淡黄的落叶松,白雪覆盖的山峰,山峰下褐红的草甸,以及一个久远的童话。

白哈巴村呈长条状,木头小屋方方正正,村庄看上去显得有棱有角。村中间一条宽宽的泥土路,路两侧放射状的小路向村子四周的松林分岔延伸,一进入松林便了无痕迹,哈巴河从村头穿过,曲曲折折的跑向村尾,四周的山脉像是一双大手,将这个村庄呵护在掌心。

这是一个沉睡的、曾经被外界遗忘了的村庄,如今,被摄影爱好者唤醒,走进了游人视野。

腊梅

□低眉

腊梅精通于生长的艺术,要长成什么样子,怎样才能长成自己的样子,它们无比明确并且全力以赴。

腊梅精通于生长的艺术,要长成什么样子,怎样才能长成自己的样子,它们无比明确并且全力以赴。

我在小院的角落坐下来。铺一张纸,用了整整一年。又等一个月,腊梅从我的纸上生出来。天慢慢变阴,光缓缓变暗,季节徐徐变深。腊梅缓慢的出生,在一年间最深的日子里。在小院的一角,也在云上。

在枝头醒来,穿过了几场旖旎变幻又暗香扑鼻的梦。从眉头紧锁,到舒展漫漶,腊梅的小模样,刻在窗前的剪纸上。雪还未起来,酒还未温好。柴屋顶上的茅草,刚覆上最后的一个叶片。风正在吹着,从远处吹到近处,从院外吹到院里,从门口吹到角落,从枝头吹到根部,从花苞吹到花蕾,一直吹到坐着的人听见腊梅“噤”的一声绽放。光把自己凝结在腊梅薄如蝉翼的花瓣上,吹弹可破。

腊梅倚在小院的角落,等一场雪的到來。正如春天的夜晚,人在有月亮的树下,等一个吻落下来。冬天最深的时候,有人院子里站起来走过门前。看见枝头的腊梅开得正艳。雪从天空飘下来的时候,人正在想起一年里经历的那些最不可告人的秘密。不知是谁的心一疼,雪花便落了下来。雪是一种古典的事物,是一种和腊梅有关的事物。雪可以证明腊梅的芬芳,美艳。腊梅的美艳和所有别的花朵都不一样。那是一种清奇的风姿。一株腊梅和另一株也不一样。腊梅天天都在暗夜里思量自己的模样,该怎样生长才能长出自己的样子。腊梅没有来的时候,无

数个夜里都在思量,要怎样才能避开那么多其他的花苞,长成自己独特的模样。每一片花瓣都在进行这样的考量。无数个的夜晚,它们苦苦地积蓄,苦苦地坚持。香味、光,以及一个花苞膨胀开来的力量。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腊梅。一朵腊梅和另一朵,完全不一样。每一朵腊梅都有自己的模样,跟别的腊梅不一样。每一朵腊梅都在夜里偷偷铆劲儿。并且四处打量。如何才能长成跟别人不同的模样。它们小心翼翼,避开别人长成自己。每一朵腊梅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模样,并且对自己与别的花朵不一样的地方心知肚明。腊梅精通于生长的艺术,要长成什么样子,怎样才能长成自己的样子,它们无比明确并且全力以赴。人却傻傻地分辨不出它们的区别。人也不明白一朵腊梅,为什么会跟别的腊梅不一样。

雪是在腊梅来了之后就开始动身的。雪动身一般是黄昏的时候。好大一场雪啊,走到万物纯净,发出回声的时刻正好到达了腊梅的枝头。第二天早晨,大雪封门。人推开虚掩的柴扉,看见一院子的雪,和空无。霁后的阳光照耀在雪上。清澈地晃着人的眼睛。炭火烹茶的人赶到了,有灯笼的人也关闭了体内的灯盏,昨晚在另一面打更的人也已经醒来。同腊梅一起,在雪后阳光下醒来真真好。腊梅是院子的客人,雪是腊梅的客人。它们在无主的院子里,反客为主,进行着光和香气的清欢,旁若无人。

一些人在雪里赶路。浮动在慢慢地雪里,成为一个符号。不知道是因为急于回家,还是因为急于见到腊梅。夜晚的时候,大月亮如约来临。月光与雪,交相辉映,发出清冽的回音。风把挂着月亮的梅枝,吹得影影绰绰,旁枝逸

出,有斜有横。有人在腊梅的舞姿里喝酒,有人在喝月色。更多人,在寻找自己和腊梅的相似之处。起弄弄清影,似何在人间。

一些人赶回来陪腊梅跳完了舞,就开始写诗。“冷艳清香受雪知,雨中谁把蜡为衣”这是谢翱。“色轻花更艳,体弱香自永”这是陈师道。著名的朦胧诗派掌门人李商隐也被时尚圈带了一把节奏,写下“知访寒梅过野塘”的诗句。苏家的学生晁补之,还曾经做出用老婆的奁匣寄腊梅的蠢事:“诗报蜡梅开最先,小奁分寄雪中妍。”他的同门黄庭坚,家里没有腊梅,但是一个叫张仲谋的人那里有。黄庭坚厚着脸皮去乞讨,说:“闻君寺后野梅发,香蜜染成宫样黄。”

腊梅因与梅花一样在冬春时节盛放,且都是先花后叶、有香气,因而被称作梅。虽然同称作梅,腊梅与梅花的关系在植物分类学上关系疏远。腊梅为腊梅科腊梅属,而梅花为蔷薇科李属。蔷薇科拥有庞大的家族,梅花与蔷薇科的樱花、李花、桃花的关系显然比跟腊梅亲近得多,花形、花色也更接近。腊梅是落叶灌木,梅花则是落叶乔木。腊梅开在寒冬,盛花期在腊月隆冬时。而梅花则在立春开放,盛花期要晚两个月。因此,腊梅又称寒梅、冬梅,梅花则别称春梅。腊梅被称作花中寒客,而梅花是花中清客。腊梅花朵多为蜜蜡状的黄色,而梅花有白、红、绿等多色。腊梅香味较浓,梅花香味较淡。腊梅叶对生,全缘无齿,梅花叶互生,叶缘有细锐锯齿。

我已经在小院的一角坐了下来。纸已经铺好,天已经变暗。腊梅正在出生。雪正在路上。万物,准备了充沛的光线,用以对即将醒来的事物进行回应。只听得“噤”的一声响,一朵花在雪白的中心,轻轻绽放。

“众志成城抗疫情”诗歌小辑

伟大的逆行者(外一首)

——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白衣勇士

□许 仲

握紧拳头，
目光坚毅
你对着危急，
险情与未知
对着召唤，
肆虐的疫情，宣誓
每一字都重千斤
每一声都如江海的波涛
从南通从海门发出，
坚定，深情

这是你的战场，你无悔
绵长的汉江水，记着你
古老的黄鹤楼，看见你
你的身影，在疫区奔走
你的事迹，
在江海大地上传颂
他们感谢你，
牵挂你，夜不能寐
他们等着你凯旋
等着你平安回家

一句我自愿，
我申请，我可以
无惧风险的你，
伟大，美丽
义无反顾的请缨者，
坚如磐石的初心
带着使命，
希望和力量
把江海情播撒在武汉，
华中，抵达全国
这份感动，
带着江海阳光
温暖冬日的武汉，
去战胜病毒
去筑牢生命的防线
用自己的倦容
换取病患的笑容
扫去阴霾，
迎接胜利与光明

独 行
带着鞭炮的碎末
临行前，
要翻开远方的定位图
要看清这混沌的人间
到底在哪里

要把鞭炮的鸣响带走
作为乡音播放
而不是病毒
和闷声说话的口罩

总有人自我蒙蔽
他们颠倒世界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喝下自酿的苦酒
二是钟情于带标签的毒药

别离时
城中那座石桥边
高高的塔尖
正刺破上帝的食指
为我心爱的小城验血

这座离心尖最远的孤岛
不停地颤动
他多次说出了
我能听懂的话语
这澎湃的潮水
一次次涌入我的眼窝

勇敢的人

□苏 末

有一种声音，
可能被另一些嘈杂的声音
暂时地无情地湮没
但最终会得到
更多理性的积极的回应
它是钟南山的声音，
是李文亮的声音

有一种拥抱，
在特别的情境下
蕴含着丰富的内容
虽渴望平安、幸福，
此刻多了不舍、决然
它是抗疫夫妻俩
偶然相遇
又匆忙投入
工作的拥抱

有一群身影，
看不清口罩背后的脸庞
只懂得，他们的防护服上
一律写着：某某，加油
只知道，
他们的头发剪短了、剃没了
双手已布满红疹，
脱皮、龟裂……

有一种奔赴，
叫作最美逆行
请战书上鲜红的手印，意味着
不分家乡与他乡，
放弃小家为大家
意味着狭路相逢勇者必胜
它们仿佛鲜红的旭日
升起、照耀大中华

警 徽

□周素华

这是一场战争
没有硝烟
没有炮火
却有刀光和剑影
面对突如其来的杀手
你亮出除魔的利剑
怀着满腔的热诚
走家访户
设卡排查
在抗击疫情危急时刻
你用自己的身体
筑起了隔离病毒的人墙
测温仪成了你手中最新的武器
询问 登记 管控

动作
机械重复

寻访
没日没夜
背负着艰难的疲惫
你用自己的言行
捍卫着警徽的威严
冒着被传染的风险
你用亲情
抚慰一颗颗恐惧的心灵
在这场健康防控阻击战
中我听见
你吹响了激情响亮的冲锋号角
我看见
你头顶的警徽更加光彩夺目
枯萎的花儿
在你温暖的掌心里开放
愁苦的脸上
已经荡漾出春天的阳光

今晚，你们冷吗

——致赴湖北孝感的海门六天使

□蔡黄平

今晚
海门的月亮，很圆很亮
你们，
在千里之外的孝感可好

来不及告别父母，来不及
亲一下熟睡中的孩子
别在胸前的徽章
与一身的防护服
成了你们出征孝感的全部行囊

送别的横幅
被风吹得哗哗直响
如号角，沉重而又高亢
爱人的强颜欢笑，
早已被泪水浸化
只剩一个痛字
在风中飘荡

没有壮行酒，没有大红花
就连一句叮咛，也是

临时东拼西凑

向西千里，逆江而上
只因湖北沦陷，
中原危急
华夏子民
正经受着巨大的创伤
选择告别亲人
选择告别故乡
你已将自己的痛，
抛在了路旁

有一种荣耀，叫万人敬仰
如今晚高挂的皓月，
爱人的强颜欢笑，
在天地间
被人在心中点亮

今晚，你们冷吗
相思如月，
一头照在家乡
一头照在沙场